

三大平台谜局对决①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龚卫锋

继《漫长的季节》《欢颜》《繁城之下》《黑土无言》之后，腾讯视频X剧场迎来重启之作！近日，由韩三平、王宝强监制，王宝强、陈明昊领衔主演的现实主义生活流罪案剧《棋士》在CCTV-8和腾讯视频播出，一位围棋老师被生活逼入死角之后，变身犯罪策划师的故事，正在上演。

王宝强时隔多年回归剧圈的噱头还不够，讲好故事是关键！目前看来，《棋士》延续了X剧场“一剧一格”的标准，呈现了近年来悬疑剧在叙事重点、人物塑造、创作风格上的一些新趋势。近日，王宝强等主创解读了该剧的特别之处，不少观点具备行业价值。

X剧场重启！

《棋士》：王宝强哪里变了？

主角性格层次丰富：呈现转变

近年来，无论是所谓悬疑剧还是罪案剧，在人物塑造上的一大特点就是主角的“去脸谱化”“性格复杂化”——正面人物有缺点，反面人物不尽然全是缺点。主创对主角的刻画更加立体，擅长用极端事件推动人物性格变化。

《棋士》讲述的是围棋老师崔业从“老实人”变成“犯罪策划师”的过程。首先，剧情介绍了一个“窝囊的老实人”：崔业是一个老实本分、带着理想主义色彩的少年宫围棋老师，工作中的他，一心只有围棋，拒绝陪企业家下棋之后，被领导穿小鞋、扣工资；生活中的他，寡言少语，与妻子分居后，最珍视的儿子却更喜欢自己的亲哥哥崔伟。此时，儿子被初诊患上“渐冻症”，让囊中羞涩的崔业陷入困境。

很快，主创安排了一场足以改变崔业人生观的极端事件：在一起信用社抢劫案中，崔业不幸被劫为人质，为自保，不得不协助

演技派的演技加持：人物贴地

犯人逃脱警方追捕。与此同时，他发现自己擅长的围棋思维，竟然在他逃脱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。此时，崔业获得了犯罪诱因：第一，儿子治病需要钱；第二，他没钱；第三，他有能力“骗”到钱。为了儿子，他决定放手一搏，走上了犯罪的不归路。王宝强如此形容角色的变化：“崔业的内心是羊还是狼？可能他本来是一只羊，但慢慢出现了狼性。这就是人性、人心，很多人可能会这样。”不同的是，法治社会约束了大多数人的狼性，但没有约束崔业。

之后，一个新的主角崔业诞生了。他实现了对自己人生的掌控，也有了“跟屁虫”帮手夏生。导演房远说：“崔业是一个围棋手，他习惯于掌控棋局，也希望掌控自己的人生。他不能接受自己的命运被他人左右，因此不喜欢哥哥崔伟对他的说教，也不愿儿子被哥哥管束。而在对夏生的掌控中，他找到了自己的舒适区。”

但观众多看几眼，也能快速捕捉到崔业眼神的停顿与闪烁之间，逐渐出现的机敏、狡黠等情绪，一个犯罪策划师正在用下



崔业一家，开上轿车后

棋士

PLAYING GO



崔业和跟屁虫夏生

棋士

PLAYING GO

围棋的方式，为犯罪计划谋篇布局，运筹帷幄。如何演好情绪的转变？王宝强认为，最重要的一步是抹掉自己的性格：“我害怕王宝强会展现在崔业身上。人物要还原，让观众觉得可信。”

不仅如此，监制王宝强也为其他演员的演技保驾护航，标准统一——人物接地气。饰演秦晓铭的李若天表示，王宝强在拍摄现场特别自律，经常吃的都是水煮菜。为了让李若天演好戏

中挨饿很多天的剧情，王宝强也盯着他一起吃水煮菜。在《棋士》第二集，饿了很多天的秦晓铭，逮到机会与对手搏斗，将表现出既濒临死亡又有很强求生欲的状态，就瞪大了眼睛。但是王宝强在现场留意到了这个细节，便提醒李若天，“你是近视眼，你的眼睛被打飞了，所以你看人不能瞪着眼睛，眼睛要眯着一点，努力地眯着眼睛，才是近视眼真实的状态。”

现实主义创作基调：走生活流

《棋士》在类型化方向上的创新之处在于，调整了悬疑流与生活流的着墨比重。以往，悬疑剧、罪案剧会刻意让叙事节奏加快，在不断反转中推进故事。但《棋士》则刻意放慢了叙事节奏，让案件在人物生活的讲述中缓缓展开。王宝强说：“《棋士》是生活流罪案剧、现实主义题材，要慢下来去品味主人公带来的故事。在快节奏、碎片化的时代里，这部剧想让观众看到走心的、接地气的故事，每一个人物都在生活当中，而不是在场面上弄得很紧张、很外在化。”

于是，《棋士》除了交代主线剧情，在创作上更多了一些“弦外之音”。例如，为了呈现崔业与过去自己告别，主创安排了崔业在父亲坟前焚烧衣服裸露上身的情节。此外，该剧也有很多象征性意向增加了剧情的丰富性，例如，夏生在意图犯罪时，灯光摇晃，整张脸忽明忽暗，象征其思想摇摆；赌鬼在被黑帮秘密处决时，镜头不断在水刑处决与一条鱼缺水而亡的场景之间来回切换，象征“我为鱼肉”的惨淡下场。

加重生活流叙事的手法除了叙事，还通过外化方式体现。比如，针对色彩建构，房远说：“我们采用复古温暖的色彩风格，希望每个人物有颜色，饱和度高一些，颜色明亮一些。同时，我们也尝试用复古色调打造二十年前的世界，有一定的疏离感，但又不能

让观众觉得与现实跨度太大。”影像的表达也在反映生活的真实面貌，房远说：“崔业起初是边缘化、不被社会认可的小人物，他的第一场戏——表彰大会，人物的镜头位置是在角落里，并不居中；哥哥崔伟出场是居中的正位仰拍镜头，因为他更被世俗认可。”

此外，服饰化设计也为生活流叙事提供加持。房远透露，人物造型上最大的区别是崔业和崔伟：“设计崔业时，参考了20世纪90年代真实的人物形象，他的衣着跟当时的流行风尚脱节，同他跟不上时代的感觉挂钩。”王宝强进一步建构了崔业的形象：“最开始，崔业是一个普通人生形象，他的背包是软的、布的，可以随意地垮；他走路时揣兜，有时候是在想事，眼神会魂不守舍，没有杀伤力。”



崔业

链接 X剧场重启之作

《棋士》是X剧场的重启之作。X剧场是2023年4月26日由腾讯视频推出华语精品短剧集群剧场。X代表着无限可能，未知探索和先锋表达。剧场特点是一剧一格。

该剧场第一季的首播作品是范伟、秦昊、李庚希等主演的爆款生活悬疑剧《漫长的季节》，以一桩案件的侦破切入，讲述一代人的一生，豆瓣评分从9分一路上涨至9.4分。之后，董洁、张译等主演的《欢颜》，白宇帆、向涵之等主演的《繁城之下》，陈建斌、胡军、邓家佳等主演的《黑土无言》接连热播，故

事多以悬疑色彩贯穿，直指复杂的人性与起伏的命运。

X剧场最优秀的品质在于创新。例如，在《繁城之下》的创作过程中，腾讯视频大胆起用广告行业出身的主创作为核心班底，导演、编剧王峰的跨界创作，为该剧带来了新的格局与视角。而无论是《漫长的季节》导演辛爽想要表达的“离地半米”的暖色调悬疑，《欢颜》导演徐兵在创作中强调的个性化表达，还是《棋士》监制王宝强反差强调的生活流罪案剧，都是当下影视市场上颇为大胆的尝试。

花地 A9

新诗台

没有风的阳台 □黄灿然

没有风的阳台最适合我
坐下来阅读或消磨时间。

有新闻，都不是新闻。
没有文字，都是文字。

天空中闪过一把白光。
它俯冲。它尖锐如鹰。

没有风的阳台最适合我
坐下来晒灵魂或不思想。

街道两旁坐落着岭南风格的商铺楼阁，十分繁华

北门大街

□苏乃仲

我家的祖屋，在雷州府古城北门外吊桥北侧的西边大街上。这条街道南北走向，全长约600米，宽约6米，铺设着整齐划一的青石板，俗称“北门大街”。

北门大街与雷州府古城有着密切的连接。府城建立，人流汇集。大街先民多为流动商贩，经营小本生意；随着人流不断涌入，越来越密集，成为南来北往进出府城的必经古驿道之一。街道两旁坐落着岭南风格的商铺楼阁，十分繁华。

我的高祖父十五岁，于清光绪七年定居北门大街的西边街，鼎盛时期拥有商铺数间：一间油、盐、酱、醋铺，一间五谷杂粮店，一间杂货小五金铺，一间废品回收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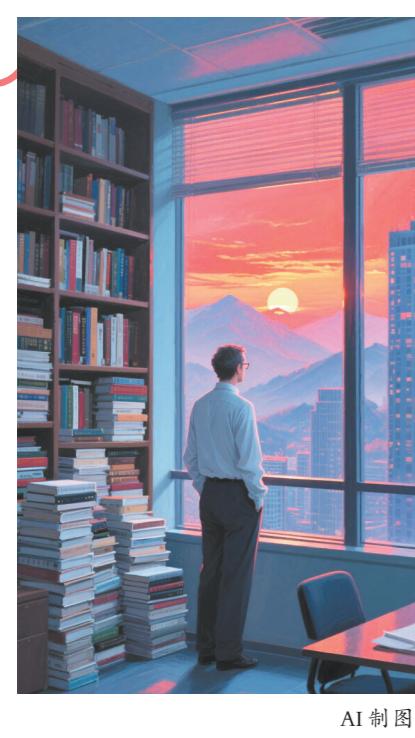
北门关外原有一座吊桥，最初用木材厚板建成，为方便行人车马通行，明洪武七年改建为青石板五孔拱桥，后来又改造为钢筋混凝土水泥桥。

沿着大道往北走100米，便是东岳古庙；向前行是校场坡；再继续向前，靠近驿道两旁路边曾有奉旨建筑的“节孝坊”“贞节坊”“孝廉坊”等牌坊群，有二十多座，可惜毁于“文革”时期。

随着经济的发展，大街中段自发形成了“地摊经济”的式北门市场。各摊主自由经商，摊位先到先得。市场上鱼虾禽肉、蔬菜水果，应有尽有。

东岳庙建于宋代，位于北门大街的制高点，坐北朝南。庙中沿轴线分为山门、前殿、正殿和后殿。庙宇为传统木石结构、硬山顶、覆盖琉璃瓦；梁柱门窗雕刻精细。庙内保存大量碑刻和匾额，还有明代崇祯年间的铁钟一口，重400多公斤。

我在北门大街3号商铺的祖屋出生长大，虽然它现在不住人了，但我依然对它充满眷恋之情。



AI制图

夕阳的从容

2021年2月22日，星期一，是我在北京外国语大学“国际大厦”六层办公室上班的最后一周。第二天，我将搬到“国内大厦”一间朝南的小房间。黄昏时，我独自坐在几乎搬空的办公室中央，享受着越窗而入的夕照，氛围显得格外异样。那天的黄昏尤其美丽，我心中涌动起一种难以言喻的感觉：既兴奋，又有一丝伤感。对我来说，这是人生某段时空中的最后一次落日。

我是2015年夏天搬进那间朝西的办公室的，与顾彬(Wolfgang Kubin)教授共享将近50平方米的空间。幸运的是，办公室西面的墙就是一面大飘窗。天气晴朗时，极目远眺，西山的轮廓清晰可见。只可惜越来越多的钢筋水泥建筑，使我们难以想象9世纪诗人储嗣宗笔下“野人耕夕阳”的场景了。坐在书桌前，望着半窗青山、一缕烟岚，我感受到现代文明人陈继儒所描绘的“兴闲思，天地何其辽阔也”(《小窗幽记》)的心境。

顾彬教授的许多文章和著作都是在这夕阳下完成的。有时，他还会请学生们到办公室，一起欣赏那美丽的落日。许多个黄昏时刻，我们在办公室一边喝酒，一边目送一点点下坠的残阳。自2019年7月他离开北外后，办公室的余晖中只剩我独自沉思。

与充满朝气的朝阳不同，夕阳带给人的是一种闲散的感觉。以致远说：“夕阳下，酒旗闲”(《寿阳曲·远浦帆

那一刻，我仿佛又回到可以看夕阳的那间办公室，回到与顾彬一起把酒赏落日的时光

□李雪涛

一窗夕阳：在消逝与重生之间

归)；即使是喧闹的酒家，在夕阳下也会变得安静下来。其实，人生何尝不是如此？不只追逐朝阳，还要体悟夕阳的从容。

太阳缓缓从西山沉下，这正是唐毅夫笔下的“西山看我，我看西山”(《殿前欢·大都西山》)的西山境界，也是从我的办公室远眺到的“满目青山夕照明”的情景。此刻，辛弃疾的词“我见青山多妩媚，料青山见我应如是”(《贺新郎·甚矣吾衰矣》)，也十分应景。

在这间朝西的办公室里，我白天大多数时候都拉上窗帘，尤其是正午，阳光太烈，几乎令人睁不开眼。但每到黄昏，我就把窗帘拉开，让落日斜照进来，屋子一片静谧柔和。那一刻，我不像10世纪的诗人李中那样，“锁印开帘又夕阳”；在黄昏里，我只感受到阳光的温暖和一日将尽的平静。

喧嚣后的沉静

顾彬去了汕头的那个秋冬，我一个人坐拥这本属于我们两人的空间。新冠疫情后，我每天都在办公室工作，而让我最为感动的仍然是黄昏时刻。那是一种对美的绝对体验——宁静的美感，象征着一天结束后的平和与安详。落日余晖中的景色总是让我陶醉，带来一种超然物外的感受。在我眼里，尽管每天的落日都不一样，但每一刻都属于我自己。忙碌了一天之后，我可以彻底放松了。

无法挽留的哀伤

白居易在《不致仕》一诗中写道：“夕阳忧子孙。”在他这里，“夕阳”象征着人生的暮年。在汉语的语境下，人们读到“夕阳”一词，自然联想到“黄昏”，而让我最为感动的仍然是黄昏时刻。那是一种对美的绝对体验——宁静的美感，象征着一天结束后的平和与安详。落日作为一种自然现象，一天的结束象征着生命的循环与旅程的终点。尽管夕阳美丽无比，但它即将消逝的现实令人唏嘘不已。我想，只有那些对人生有深刻感悟、对自然心怀敬畏的人，才能写出如此动人的诗句。“黄昏”常带来一种无法挽留的哀伤，无论是谁，都难以挽留住美好的夕阳。

在西方文学中，也有类似的对时间与美好瞬间的思考。在歌德(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)的《浮士德》(Faust)第二部中，主角浮士德在追求完美瞬间时说道：“停留片刻吧，你是如此美丽！”浮士德一生都在追寻永恒的幸福与满足，直到他认为找到了那个值得时间停驻的完美时刻，他才说出这句话。然而，这也是浮士德与魔鬼菲利斯特契约的关键点：契约规定，如果浮士德找到一个愿意让时间停止的瞬间，他的灵魂将属于魔鬼。因此，当浮士德说出这句话时，标志着他终于找到了那个瞬间，但也预示着他的

生命即将终结。歌德通过这一刻揭示了人们对美好瞬间的渴望，也道出了人们对时间流逝与生命无常的感慨。

落日不仅象征时间的流逝，也常被视为生命终结的隐喻。一天的结束如同生命逐渐走向尽头，令人不由自主地思考死亡、告别以及最终的命运。王勃在《滕王阁序》中写道：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。”除了描绘出气势恢宏的景象，“落霞”也隐含了时光的流逝与人事的变迁。在古代送别诗中，落日经常象征分别与孤独，表达对亲友的眷恋与不舍。例如，李白在《送友人》中写道：“浮云游子意，落日故人情。挥手自兹去，萧萧班马鸣。”落日的画面营造出一种悲凉的氛围，寄托了离别的愁绪。

对夕阳的哀伤不仅限于中国化。在基督教文化中，落日有时也象征着世俗生命的结束和灵魂的升天。在“蓝调”(Blues)音乐中，一首名为《那个夕阳》(That Evening Sun)的歌曲，由贝西·史密斯(Bessie Smith)和路易斯·阿姆斯特朗(Louis Armstrong)在20世纪20年代进行过精彩的演绎。歌词的第一句是：“上帝啊，我多么讨厌看到傍晚的太阳落下。”这句歌词表达了人类对即将到来的死亡的天然反感。太阳落山不仅象征失落，也预示着未来的不确定性与忧虑，蓝调歌手通过音乐宣泄了他们对时间流逝、失落以及内心痛苦的感受。

福克纳(William Faulkner)在1931年创作的短篇小说《那个夕阳》也反映了这一主题。故事中的非洲裔女人南希(Nancy)，因为与白人男人的暧昧关系而受到丈夫的威胁，她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试图寻求庇护，但始终无法逃脱恐惧与绝望。南希害怕丈夫的归来，最终被抛弃在那破败的小屋中……故事充满了不安的悬念。在这里，“夕阳”象征着不可避免的黑暗，暗示了南希的命运以及社会道德的衰败。

希望与重生

初升的太阳何其辉煌，它象征着一天的希望；正午的阳光何其壮烈，虽然它持续的时间不长，却让世界感受